

铂金系列

风之迷宫

简薰◎著

铂金系列

022

深情眷恋

李珞◎著

内附八枚精美彩图信纸

非一般最 LOVE 经典——值得你倾注所有情感……

风之迷宫

简薰著

深情眷恋

李珞著



相约玫瑰园

铂金系列 022

全面展现新一代言情高手的特点和风格。尽情领略
《相约玫瑰园·铂金系列》的浪漫与温馨!!!

相约玫瑰园铂金系列 22

风之迷宫 简 薰

深情眷恋 李 珞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斌

印 刷:海洋印刷厂

开 本:880×1194 毫米 1/32

印 张:96

字 数:168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80587-535-5/I·888

每本定价:9.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相约玫瑰园 铂金系列 022

风之迷宫

风，无形无味，不可捉摸，只有曾有的话
语和幽幽的香气飘散在风里。墨蓝天空里
的星与月依旧。这便是风的迷宫，自从相遇
那天起，一切都拉开了序幕。

ANG YUE MEI GUI YUAN

——BO JIN XI LIE

简薰

楔子

英国。伦敦。

交通意外，车子全毁。

“医生，我妈妈——”男孩的话没有说完，然而语调中的不安渐渐扩大，他迫切想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很抱歉——”医生仅仅轻轻摇了摇头，“你的亲人呢？”

“没有！我没有亲人！”母亲离开他了。他只是孤单的一个人了。

那种难以言喻的伤痛。他再也忍不住决堤的泪水。泪无声地滑落，却怎么也唤不回母亲。

而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满月。

柔亮的银色成了天空的新娘。医院里寂静无声。

男孩只是静静地站在草坪上。草坪上有花，有草，生命依旧。而他的母亲却只无声地躺在安置间里，化作了永恒。

不远处，有一个小女孩坐着，仰视夜空。头发披散着，被风吹得多少显得有些凌乱。

“月亮上面有小白兔的城堡。有时候，小白兔会不小心掉到地球上。小白兔很想念月亮，它很难过，会哭。可是没事了。满月之夜，月之骑士会来找那只小白兔。妈妈常和我这样说。你看月亮发出白白的光，好漂亮。我好想变成小白兔回到月亮。”女孩不过六岁。她说着。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男孩娓娓道来。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為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我妈妈死掉了。我变成了孤单一人。”男孩平静的话语逸出口。

早熟已将他的一切化作了平静。伤痛也许锥心，但只是平静！

女孩牵起男孩的手。男孩会意。两人无语地走向停尸房。

男孩掀起遮盖尸体的布。“脸色看来还不错，好像睡着一样。可是，眼睛再也睁不开了——”男孩喃喃道，眼角边分明有了银亮色的光泽。

两人静默了会儿。

女孩开口问道：“你是骑士吗？你带我去月亮吧！”

“我无法带你去。因为我不是月之骑士。我无法在空中飞。我和你一样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小白兔。”

这样的悲伤，这样的孤独，弥漫开来，紧紧围住了两个人。

这时，飘过一阵轻风，卷起满地的花瓣，使得花瓣禁不住地打着圈儿。那绕人的风啊，慢慢将一切带走。

风，无形无味，不可捉摸，只有曾有的话语和幽幽的香气飘散在风里。墨蓝天空里的星与月依旧。这便是风的迷宫！自从相遇那天起，一切都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清音，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远处少妇急急地走向女孩。“你爷爷病危住院，爸爸妈妈都要照顾爷爷。清音要乖乖的。来，妈妈带你进去。”

女孩被半拖半拉地进了医院休息室。她仍不住地回头看向草坪。骑士已经走了。天上的月亮仍是又大又圆。可是，明年，等到明年，她再长大一点，骑士也会带她一起走吧！

十一岁那年，洛清音的爷爷过世。

“培文，律师什么时候来宣布遗嘱？”问话的是洛清音的母亲——宋颖仪。

“说好是明天上午。放心，我是他唯一的儿子。遗产不给我给谁？”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爷子很宠你妹妹培琳的女儿。”

“清音是他的孙女，清韵只是他的外孙女。他生平就怕白别人说闲话，哪会这么做？好了，好了。明天就知道了。睡吧。”洛培文顺手关了床头柜上的座灯。

第二天。

“许律师，请坐。”

“好了，闲话我也不多说了。”许律师看了看入座长桌的人——洛培文、洛培琳这两家人及老夫人，便开始翻开文件宣读，“洛氏集团前董事长洛宗渊故去。他死前立有遗嘱如下：洛宗渊先生控有 48% 洛氏集团的股权。其中 28% 交由洛培文先生继承。另外 20% 的股权暂由洛老夫人管理。十五年后交由孙女洛清音及外孙女赵清韵中学历高者继承。另有一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為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些位于各地的不动产由女儿洛培琳继承。这就是洛宗渊先生的遗嘱了。

下午，希望你们家属到事务所办理一下继承手续。”许律师宣读完遗嘱，也不多坐，便匆匆告辞了。几十年律师做下来，可知道宣读遗嘱的差事可不好做。一纸遗嘱是可以引起轩然大波的。

洛培文听完遗嘱，脸便僵着。拳头也暗暗握紧了。“该死的老头子，竟然这样分配财产。不动产全由培琳继承，这样一笔和 28% 的股权不相上下。而另 20% 分明也是想给清韵这丫头的。只不过碍于面子，想出这馊主意。”

“哥，既然遗嘱也宣布完了。我先走了。手续我自己会去办的。”

洛培琳向洛培文示意要离开。“妈，我们先走了。”说完，一家三口便离开了。

洛老夫人也不多话，转身上二楼自己的房间。

“你还叫我放心！这是什么遗嘱？分明是偏着你妹妹那一家子。别看清韵只比清音大二个月，可是天天就爱捧着什么书。20% 的股权迟早落在她手上。”宋颖仪冲着洛培文抱怨。

“好了，好了。事情是这个样子，我又有什么办法？”

“什么好了。你那 28% 的股权牢靠吗？这点股权算什么？你现在当个董事长多风光，到时候，不过是拼了命替别人打江山。不行，我不甘心。我就不信清音念书念不过清韵那丫头。”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从这天开始，洛清音的命运就被定下了。

十年后。伦敦。

“清音，妈妈进来了！”宋颖仪叩了叩门，便进入了洛清音的房内。

洛清音躺在床上，一下拉高被褥，把正在看的书藏了起来。

“清音，该起床了。马上要去参加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昨天晚上温习得怎么样了？”

“妈，我好像病了。可不可以不去考了？”清音把头埋在被褥里，只露出一双眼眸，声音模糊地问道。

“清音。”宋颖仪不禁加重了语气。“十年下来，还不能使你明白些什么吗？当年宣读遗嘱时你也在。那时你还小，可是现在二十一岁了，也快是个大人了。好了，快起来吧。下去吃早餐。吃完早餐，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在楼下等你。记得快点下来。”宋颖仪嘱咐完便下楼了。

这时，洛清音揽下被褥，露出一张清秀的脸，长长的头发披散在枕边。她并不绝美，然而那种恬静淡然而又清纯的气质却让人着迷。的确，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美丽。那种美丽独一无二。它只是等待欣赏它的人。

洛清音静静地躺着，睁开眼眸望着浅蓝色的天花板默默无语。心底忽然泛起一种悲哀。这种悲哀蔓延了整整十年，而她无能为力。她一挺身，起了床，把刚才看的那本书丢进了废纸箱。反正书上写的她都记住了。

洛清音终于在母亲宋颖仪的陪同下来到了试场。

“清音，记得不要紧张。妈妈相信你。”宋颖仪不忘给清音打气。

“知道了。”平淡无波的回答。

“第一组四号，艾丝塔。”扩音器里不时地报着考生的编号和姓名。

“清音，到你了。”宋颖仪急忙推了推一边的清音。

“有吗？”

“到了。已经叫到你的名字——艾丝塔了。”

洛清音缓缓起身。她闭了闭眼，镇定心神。“神啊，请你原谅我吧。我现在要演出一场好戏了。”她暗暗道。

洛清音刚站起身，走了没两步，便晕倒在地上。

宋颖仪一惊，急忙跑到她身边，托起她的头，轻拍她的脸颊。“清音，清音，你怎么了？不要吓妈妈呀。”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為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洛清音缓缓睁开眼。那是一双不带生气的眼眸。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没有焦距。当她渐渐看清眼前的人——她的母亲后，不但没有恢复过来，还惊恐地朝后退去，双手撑地地爬着向后退。“啊——”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救命啊，救命啊——”她的惊叫引来了全场人注目的视线。不过多久，一名维持秩序的保安便赶了过来。

“夫人，出了什么事？”

“噢，不，我的女儿出事了。请为我叫辆救护车好吗？她好像失控了。”

“好的，夫人。”

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出现在了剑桥校园里。

洛清音挥舞着手，抗拒救护医生，还不时发出喊叫。

“清音，你到底是怎么了？”宋颖仪哽咽出声。她的女儿被她逼疯了吗？怎么会这样？

终于，洛清音被固定在了活动床上，推上了救护车。宋颖仪急忙跟上了车，车子便驶离了校园。

“医生，我的女儿怎么样了？”

“夫人，我已为她注射了镇静剂。一切要到医院才能做进一步的治疗。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她似乎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医生很坦率地回答。

望着逐渐不再挣扎的洛清音，宋颖仪不禁落下泪来。她轻抚清音的面颊，眼底的伤痛不言而喻。是她逼得太紧了吗？一直逼她升学，甚至连学校、老师、课程，一切的一切都替她安排好。可是，她也是为了这个家，不是吗？宋颖仪注视着已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的洛清音，心中的恐惧在一点点扩大。她不要她的女儿就这样疯了。如果这样，还要 20% 的股权做什么？

到达医院，洛清音便被送往精神科。为了怕她醒来后乱动，她被固定

在了床上。不仅手脚处，连腰腹处都固上了固定带。

过了一会儿，洛清音便醒来了。宋颖仪关切地俯下身探视她。

“清音，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洛清音看到她的脸，忽然仿佛受到了惊吓一般，剧烈地挣扎起来。

“啊——，不要抓我。”

这时，洛培文也赶来了。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培文，怎么会这样？清音怎么会这样？”宋颖仪哭倒在洛培文的怀里。

“医生，”洛培文搂住妻子，询问似的看向洛清音的主治大夫。

“情况并不乐观，但还要作进一步检查。”医生作了简要回答。

洛清音忽然间不喊了。语气也由先前的强烈转为轻幽。

“花，好多花，香香的。哇，是樱花耶！”她的手脚虽被固定住了，不能动，但她的眼神分明像看到了樱花般的喜悦，同时也希望把这喜悦传递给其他人。

“医生。”洛培文的声音已充满了无奈。

洛培文搂着妻子，多少也带着些不知所措。

他是亲眼看着妻子替女儿联系学校，安排课程的。他也看到了女儿眼中的挣扎。从小，清音就是个少言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而言，他是彻底失败的。至少，清音从来没主动向他坦露过什么。有什么事，清音也总是一个人承担。因为在这个家里，她只是一个弱势群体。她只有一个人。一切都服从于他和他的妻子。从开始的挣扎到后来的简单服从，清音就是这样适应了一尘不变的生活。他们之间是缺少沟通和交流的。

但他从来也没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孩子，他唯一的女儿就这样疯了。

是他们造成的吗？现在想来，20%的股权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人难道只有在失去了以后才会懂得珍惜吗？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爲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一连三天，洛氏夫妇都寸步不离地看着洛清音的病情进展。终于，报告出来了。医生很自然地找来他们详谈。

“洛先生、洛夫人，令媛的病情已初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过于压抑造成的。当然，她的病情并不和有些病人一样恢复不过来，她只是找不到发泄的办法，导致了目前歇斯底里的状态，这只是她一种宣泄的媒介。这三天来，她的情况有所好转，你们也有目共睹。相信，不过多久就应该和以往一样了。你们也不必太操心了。”

“医生，那她的病可能痊愈而不复发吗？”洛培文问道。

“恐怕这不能保证。如果外部环境使她受到压抑或者焦虑等一些使她不堪忍受的状态，很有可能复发。但平时，一般不会。对于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影响。”

“谢谢你，医生。”

与医生谈完，他们便替洛清音办理了出院手续。

“爸、妈，我为什么要住院？”洛清音已完全清醒过来，不禁问道。

“清音，没什么，你只是怯场，晕倒了。”宋颖仪道。

“呀，那考试怎么办？”

“现在也来不及了。你回家好好休息，不要再想了。”宋颖仪道。

“妈，你会不会怪我？”清音面有愧色。

“当然不会。从小你就是很听话的孩子。这次的事也不能怪你。”

“清音，不要再想这些了。过几天，我们出国去玩玩。你一直念书，也挺累了。是要好好休息一下了。”洛培文道。

清音讶异地盯着她父亲。天！在记忆中，她的父亲一直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如此温柔的话语从他的口中逸出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好了，好了，有话回家再说。快收拾一下。清音，准备出院了。”宋颖仪道。

“好！”

当他们驱车回家时，大约已是傍晚时分了。

“李嫂，准备一下饭菜，烧几个清音爱吃的菜。”宋颖仪吩咐道。

“是，太太。”

饭桌上。

“清音，我和你爸爸都想带你出国玩玩。你想去什么地方？”

“随爸妈的意思吧。”清音不甚在意地回答。她成功了，不是吗？

这样的结局已是超乎她想象的好了。她觉得自己沉浸在幸福里。原来爸妈也是很关心她的。以前是她只顾沉溺于自己被压抑的痛苦中，而漏看了许多。现在才意识到这些，也不算太迟吧。

“不如到东南亚一带。在伦敦这么多年，欧式风格都看遍了。你也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到中国、日本、韩国去看看，好不好？”宋颖仪询问道。

“好啊，我很喜欢。”清音点头，表示赞同。

“那就这样定了。明天你们在家里准备准备。后天我们就起程旅行。”洛培文道。

晚饭后，清音回到房里，看了看废纸箱已被清理过了。原本那天看的那本书——《精神病理及病例精解》早已不知去向。清音暗暗松了口气。应该是李嫂已收拾掉了。这几天装疯，累死她了。她一下倒在床上，什么都没有再想，一会儿便入眠了。

第二天便是一整天的忙碌。准备行李、买一些必需品，弄得清音叫苦不迭。不过，她的母亲似乎不亦乐乎。一个劲地拉着她逛。现在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

“清音，逛了一天了。明天还要赶飞机。早点睡。”宋颖仪嘱咐道。

“知道了。”

时间过得飞快，当清音下飞机时，她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她终于离开了那个囚禁她这么多年的牢笼——伦敦了。现在她只想释放自己。

平时她虽少言，但并不表示她是个沉闷的人。相反，她的本质是开朗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為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的。否则，这些年被逼着做自己所排斥的事，早就受不了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她知道凡事总有过去的一天，她还有明天。所以，即使挣扎，她也决不会放弃。因为放弃，就表示她认输了。而她决不会轻易低头。如果说掌中的纹络是她这辈子早已定下的命运线，那么这也是掌握在她自己手中的。洛清音就是这么一个即使生活在痛苦里，也会自我调适的好强女孩。

洛清音一手牵着母亲，一手牵着父亲，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就这样，静静地体会她从没感受过的被呵疼的感觉。

“爸，妈，听说东京也有迪斯尼乐园。我们一起去，好不好？”清音微笑着询问。

“才刚下飞机，至少也先到饭店里，放好行李再说啊。”宋颖仪道。

“哦，好。”

就在这时，洛培文的手机突然响了。

“资料都已经传送过来了？好，我马上就来。”洛培文道。“一些急待审阅的文件，已经传送到日本分公司了。现在我要去处理一下。你们自己去玩吧。行李让司机先载去饭店好了。”说完，便离开了。

“清音，看来只好妈妈陪你玩了。去迪斯尼？”

“我想先在东京逛一逛。”

“清音，不如去东大看看啊？东京大学也是很有名的大学。校舍也很有日本传统的味道。去看看好不好？”宋颖仪边询问清音，边已叫计程车司机朝那里开去。

洛清音无奈地点头。幸福原来只是这么短暂的事吗？前一刻，她还在体味与父母在一起的那种亲切感，而这一刻已支离破碎。去东京大学看看？只是看看吗？她的母亲现在在想什么，她最清楚不过了。逃开了一个牢笼，却又掉下了另一个陷阱。她真的好累了。

东京大学的正门很有日本神社的味道——古朴而庄重。现在正是放

学时分。从东大出来的学子，眉宇间的那种清高与自信显而易见。只是东大的门口多了张告示牌：东京大学正要招收研究生。考试也在这几天。

有一刹那，洛清音绝望了。看着她母亲一瞬间脸上扬起的光彩。她知道她这次又完了。她只是在赌，在赌母亲珍惜她的机率会有多大。先前的装疯已在父母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她已经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诉说了她的抗拒，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在乎她，那么就不会再提念书的事。可是，她又有多少机率去赌赢这个局？

“清音，这里环境很不错啊！”

“嗯。”

“你不喜欢？”宋颖仪问。东大并不是首选，可是英国的大学的入学考试已经错过了，也只有退而求其次了。

“喜欢的。”清音平静地答道。

“那——那妈妈替你报个名，试试看，好不好？”宋颖仪小心翼翼地询问。同时也注意洛清音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洛清音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冷掉了。而自己的皮肤却被心中的怒意熏得热热的。这种冷与热同时向她袭来，她难受地快要死掉了。她还是一败涂地啊。

“清音，清音，你不要不说话呀。不要再吓妈妈了。你不要念就算了。”宋颖仪望向沉默的洛清音，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好像可以感觉清音的远离。

“你替我报名好了。我念！只不过我希望一个人留在日本念书。你不必操心。这次旅行结束，你和爸就先回去好了。”

“你真的要念书？”宋颖仪听到洛清音的答复，反而有些惊讶。

“对。我是认真的。”洛清音道。能够不再见到她的父母，就是叫她去死，她都愿意。什么亲情，都是假的。她只是一个人。

“我想一个人逛一逛。”洛清音道。



love you for every day

因為喜歡所以回味，讓
甜蜜的感覺永遠保鮮 >>>

“这样啊。那你早点回饭店。妈替你去报名，也没什么空陪你了。”

喏，这张信用卡你拿着。要买东西，刷卡就行了。”

“好。”

与母亲分开后，洛清音就像一抹游魂一般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生气的家庭里。父母很少有时间陪她。这是她六岁以前的记忆，然后又这样过了几年，直到她十一岁爷爷去世。而在此后到现在的十年里，她一直在念书。不仅要按照母亲的意思念书，而且要把书念得很好。于是，念书的乐趣消失殆尽。她开始排斥念书。但是，十年时间里，她却不得不拼命念书。二十一岁念完了所有大学的课程。她以为一切都到此结束了。可是没有。这想法天真得可笑。现在她只想一个人。没有人打扰，没有亲情的牵绊。为了别人而活，实在太累了。

“好了，洛清音，不要再想了。好好玩一玩。”清音自己对自己说。

暮色中的迪斯尼乐园是那么地美丽。五光十色的灯群，不同肤色的人群显得那样和谐。耳边不时传来乐声。一切都很惬意。然而她觉得自己与这气氛着实有些格格不入。

“呀。”她似乎撞到了人。

“沁儿，没事吧？”一个男声紧张地询问。

洛清音抬头看着眼前这对男女，觉得他们好像从画里走出来一般。

女孩子是那样的娇小可人，柳月眉下是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在月色中如繁星般璀璨。而她身边的男子很高，很英俊，手臂有力地拥着女孩子，显示出一种霸道的占有。他们是那样的契合。她有些看呆了。

“什么啦。这样轻轻一下，哪会有事。”那个叫陆沁的女孩撇了撇嘴，显然在说男子的大惊小怪。

“呃，对不起。”洛清音自觉失礼，忙表示歉意，而语言则用了日文。在英国那么一个讲究礼仪的国家生活了十几年，知道该有的礼仪不可少。

“没关系，没关系。”陆沁道。“不如，我们一起逛啊。人多才有趣嘛？”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同样的日文回答。

“洛清音。”清音轻轻道。

“你是华人？”听了清音的名字，陆沁直觉清音不是日本人，故而直接换了中文应答。“我叫陆沁。他是狄墨炎。”

“一起走吧。”陆沁不怕生地握起她的手。

“呃。”洛清音感觉自己完全被她的气势压倒。人与人之间也可以这样相处的吗？初次见面，就可以对人表现出一种亲切与关心吗？从这个女孩口中说出的话，竟让她无从拒绝。忽然，她看到那个叫狄墨炎的男子朝她看了过来。那是明显带有不悦的视线。让她觉得似乎是野兽的目光。天！这样一个俊男竟被她想成野兽，连她自己都有些不信了。

“好啊。”本欲推辞的她，忽然想挑起狄墨炎的怒火来。因为她本已难受得很，这个狄墨炎还这样惹她。既然他不愿意她同行，她就偏跟着，让他也难受。这个念头一起，便让她觉得舒服了很多。

“你——”狄墨炎哼道。他敢打赌这个女孩是故意的。天知道他和陆沁都有空且能单独出来的机会会有多少！瞬间，他觉得自己有砍人的冲动。

“好了，好了。我们去玩垂直升降，好不好？”陆沁像瓶灭火器般，轻易止住了狄墨炎的怒火。

洛清音与他们同行，他们之间的那种关心与默契让她觉得好感动。

她暗暗祝福他们。不过，现在，她只想让狄墨炎做她的出气筒。哈，好有趣，她第一次这样整人。感觉真是心情愉快。

“垂直升降？”洛清音问道。

“是啊，你该不会没玩过吧？”陆沁张大嘴，做出“O”字型，如此来表示出她的不信。

“我没玩过啊。”洛清音坦白道。这些年她都在念书，哪有时间去游乐场。

“那更要试试了。很刺激哟！”陆沁一手拖着洛清音，一手拉着狄墨